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

子-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 謂曰字與
 事古之帝堯也 曰放勳 放至也 亦廣大之意如 欽明文

安安 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安安 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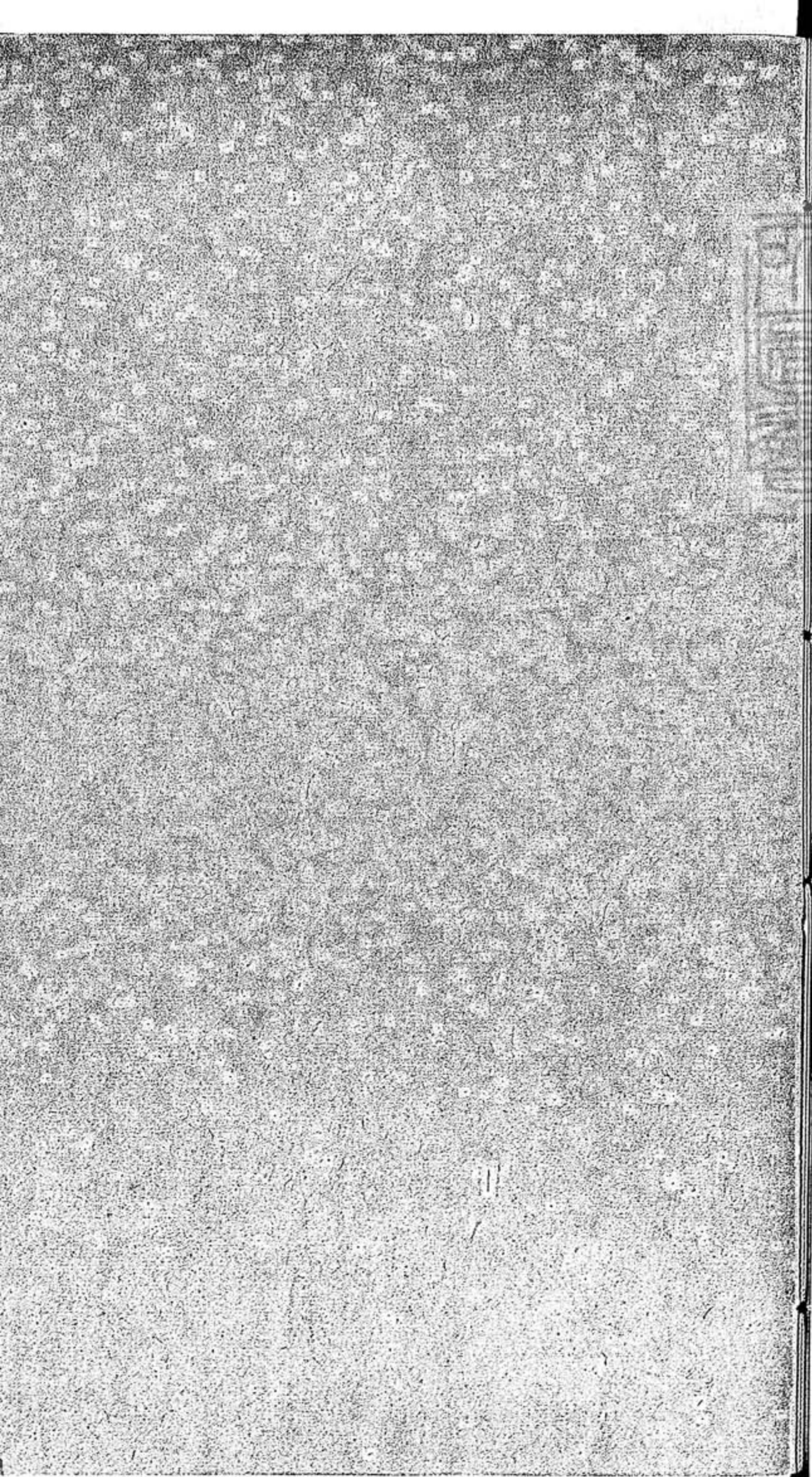
安安 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安安 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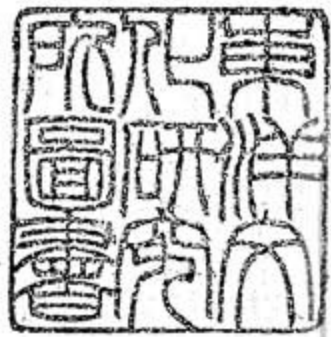
安安 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安安 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安安 思去聲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0 1 2 3 4 5 6 7 8 9 ⁴/₁₀ 1 2 3 4 5 6 7 8 9 ⁴/₁₀



大學衍義節略卷五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至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將猶承也 匡救其惡也匡正 故上下能相親

真德秀曰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已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

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真德秀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真德秀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或有不合於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義亦同政不足與間也間猶非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至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直德秀曰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



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必使之自消摩焉所謂格也臣謂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昭著于此云

臣廉竊謂程顥爲御史嘗言使人道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其意亦皆出此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黯對仁義也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戆也戆謂愚直也羣臣或數黯數責也謂黯曰天責其太直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時近臣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瘡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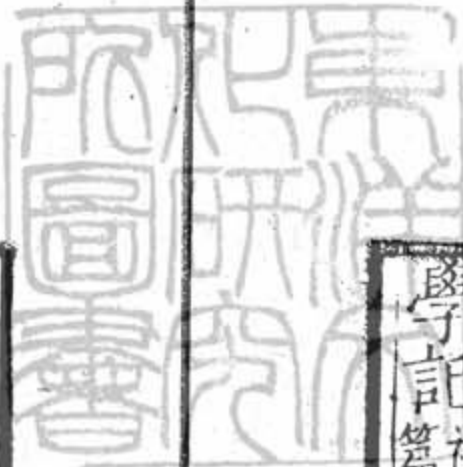


真德秀曰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子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媢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已而不知其益已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已而不知其成已之德也臣故著此為來者之戒

朋友之交

孟子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
 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齊桓公
齊君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
仲齊相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所教謂聽從於已也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從受學者湯之
 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而况不為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猶不可召孟子
學記禮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尸祭主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
 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為

真德秀曰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

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

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保師者王

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

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先武之於

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

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

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

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真德秀曰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為制治之準的曰



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為執中之本

臣廉嘗考薛瑄有曰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于古道學之源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自今言之何以謂中為性命之理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則是中也以在天言之則為命以在人言之則為性豈非所謂性命之理乎聖賢道學不外乎盡性至命而已然

執中也者豈非道學之源乎堯以執中告舜舜以執中告禹皆見而知之至湯之執中則聞而知之自古帝王繼天立極皆以此中相傳至于思得孔門傳授心法憂道學之失傳所以作中庸之書者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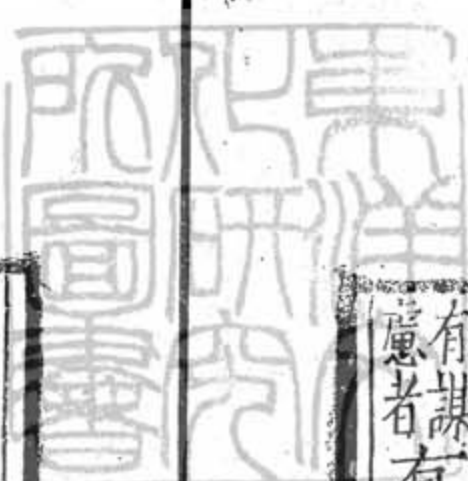
洪範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歛時五

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惟也庶衆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也

也朋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也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

有謀也有為有為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



不罹于咎罹遭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

烝獨謂民之微賤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羞進也

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咎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也

公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平易也無

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敷衍也于

帝其訓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

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佗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



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絜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



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

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
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
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
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
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
弊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
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
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
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
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以修身勸之
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
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
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
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
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
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

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

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

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

真德秀曰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

因之不敢輒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脩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乎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殺云

中庸孔子之孫
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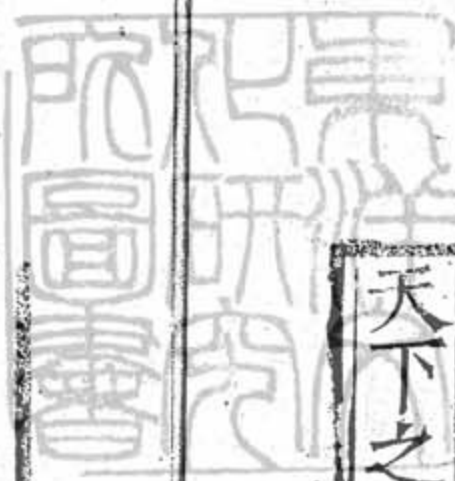
過不及爲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
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
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
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
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
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
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
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固
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
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

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
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
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
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
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
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
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
雖殊其致一也

臣廉嘗考薛瑄謂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

學皆聖人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
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
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臣謂程顥兄弟表章中庸之後其門人往往倍
其師說淫於老物表章大學之後其門人論格
物致知多失其旨非朱熹作二書章句及或問
以羽翼之其表章之功不幾於泯乎然則三大
儒之功大矣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

朱熹說見中庸章句註

真德秀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
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
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
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
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
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
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
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

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
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
諸福百物萬不畢至皆是此理

大學衍義節略卷五

大學衍義節略卷六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真德秀曰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
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